

## 風雨中的郵路

場：一

景：層疊山巒

時：日

人：無

△遠景。層疊山巒瀰漫在煙霧裊裊的雲氣中，並傳來陣陣清脆鳥兒的啼叫聲。

S E：淡入湍急的水流聲。

△順著山勢，湍急的水流在河道轉彎處激起一道又一道的水花。

△陽光從樹縫中穿透進來，在水花霧氣上投射出一道彩虹。

S E：水流聲慢慢淡出，喔咿喔伊聲（類似救護車）慢慢淡入。

△一輛綠色廂型車從山上急駛而下。

場：二

景：醫院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傷患（哈那）

△遠景。廂型車急停在醫院門口。

△車子裡匆匆下來兩個人，拿出擔架，把一個腳受傷的傷患（哈那）抬進醫院。

△特寫傷患扭曲的面容。

傷患：（抓著小金的手）陳先生就拜託你了。

小金：（點點頭）嗯，你放心。

場：三

景：山腳下的小鎮

時：黃昏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S E：喔咿喔伊聲。

△綠色廂型車駛離醫院。

△黃昏的最後一刻，已經有大半個太陽落到山的背後去了。

△廂型車慢慢朝落日下山的方向駛去。

△特寫廂型車正前方的「郵」字標誌。

△廂型車裡伸出一隻手來，把車頂的救護鈴拿了下來。

△特寫一隻手把救護鈴聲關掉，然後把救護鈴擺到座位後方。

△座位後方堆滿了包裹郵件。

△車前座兩人的左右半邊臉一起入鏡，兩張臉相視，淡淡的笑。

海樹浪：對了，陳先生是誰？

小金：陳先生就是嘰嘰嘰嘰（學猴子抓癢）。

海樹浪：什麼東西啊？

S E：小金的嘰嘰嘰嘰聲漸淡，車外嘰嘰嘰嘰的蟲叫聲漸濃。

△特寫廂型車側邊的「卡社郵局」幾個字。

場：四

景：山腳下

時：黃昏的最後一刻

人：無

△落日完全下山，但仍有一些餘光從山後暈散出來。

△打出片名字幕：「風雨中的郵路」

場：五

景：層疊山巒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

△遠景。雲氣瀰漫，山裡傳來陣陣清脆的鳥兒啼叫聲。

S E：淡入湍急的水流聲。

△順著山勢，湍急的水流在河道轉彎處激起一道又一道的  
水花。

△陽光從樹縫中穿透進來，在水花霧氣上投射出一道彩  
虹。

△霧氣彩虹的後方，緩緩駛來一輛郵局車。

△流動郵局車悠悠緩緩沿著溪流朝山上行駛。

△特寫郵局車側邊的「卡社郵局」幾個字。

△郵局車內，海樹浪的右半邊臉入鏡，他正神情專注的開  
著車。

△海樹浪偏頭看了眼湍流的溪水。

△海樹浪低頭瞄了眼手錶，時間是早上七點半。

△郵局車停了下來，海樹浪腋下夾著一本畫冊走下車來。

△海樹浪坐在溪邊的一顆石頭上，畫起畫來，溪水不停濺  
打在他的鞋子和褲管上。

海樹浪：(OS) 我其實也不清楚這條河的身世，直到認識了  
像河不停流動的塔桑妮，才明白這條卡社溪流動的，是一個  
個的塔桑妮。

△放下畫筆，海樹浪高高的舉起畫來——坐在溪旁的女子  
背影畫像。

△女子的背影在陽光下耀耀閃閃。

INS 場：六

景：溪邊

時：日

人：畫中女子（塔桑妮）

△畫中的女子（塔桑妮）站起身來，光著腳丫子，逆著溪水往上游走。

△走了好一段路之後，畫中女子終於轉過身來。

△逆著光，看不清畫中女子的長相。

畫中女子：（大喊）海樹浪～海樹浪～

S E：「海樹浪」的回音在山林中迴盪。

場：七

景：層疊山巒

時：續第五場

人：海樹浪

△海樹浪聽到好像有人在呼喚他，於是放下畫冊，回頭看了一眼背後的山林。

△空曠的山林只聽得見蟲鳴鳥叫和溪流的声音。

△再回頭，畫冊被一滴溪水濺溼了。

△海樹浪用手指輕輕拭去畫冊上女子臉上的水滴，像拭去一滴淚水那樣。

場：八

景：簡陋小屋內外（小金家）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森林小徑上的一間簡陋小屋。

△咿歪一聲，門被推開。

△小金頭髮蓬亂，衣衫不整的從屋裡走了出來。

△伸伸懶腰，打完哈欠後，小金正好看見郵局車朝他駛來。

小金：（朝郵局車揮揮手）馬上就好，等我。

△小金匆匆進屋後，門還是敞開著。

△郵局車上的海樹浪扭開收音機，沉浸在原住民小孩的合唱天籟裡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這裡的居民是布農族卡社群的一支，包括塔桑妮和他的父親達曼，以及小金。

△小金赤著腳，在屋裡來來回回走動，他正忙著盥洗梳理。

△鏡頭好幾次帶到堆在角落裡的一大堆包裹。

△小金赤著腳走過來，不小心被牆角的包裹給絆了一下。

小金：馬的哩！痛死了！

△下巴滿是白色刮鬍泡沫的小金邊叫邊跳。

海樹浪：（朝屋內大喊）慢慢來沒關係。

小金：怎麼可以，每次都讓你等。

△小金一邊忙著穿衣服，一邊用手背將下巴的泡沫抹去。

小金：好了、好了，可以走了。

△小金動作俐落的穿上郵務士綠色長褲，順手從牆上取下

郵務士的綠色外套。

△衝出門外的小金又被堆放在門邊，佈滿灰塵的包裹給絆了一下。

小金：唉呀！痛！

△小金低頭，看著角落的包裹，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。

△門「喀嚓」關上，包裹瞬間沒入沒有光的昏暗之中。

△黑暗中，七秒鐘的完全靜默。

△門被推開，小金的一雙赤腳進來找鞋子。

△穿上鞋子後，門又被關上，屋內復歸黑暗。

△黑暗中，可以清楚聽見屋外郵局車的引擎聲，漸漸駛遠。

場：九	景：山路
時：日	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緩慢車行中，小金和海樹浪在擁擠的前座互換座位。

△坐定駕駛座的小金瞥了一眼座位底下的畫冊。

小金：還在找你的塔桑妮？

海樹浪：（聳聳肩）我也搞不清楚了。

小金：你在找的那個塔桑妮會不會就是達曼的女兒？她也叫塔桑妮。

海樹浪：很難說，這個部落有太多人都叫塔桑妮了。

小金：你打算找多久？一年？兩年？還是十年？搞不好塔桑妮只不過是個假名。

海樹浪：沒關係，反正我喜歡送信！

△郵局車壓過一截枯樹幹，車體劇烈晃動了一下，小金和海樹浪被從座位上輕輕拋了起來。

小金：坐穩了，遇到浪頭了。

△山路崎嶇，車子大規模的顛簸。

海樹浪：(OS) 每天六個站，開著郵局車的小金和我穿梭在地形偏僻、多坍方的卡社溪沿岸，幫交通不便的原住民存錢、寄信。

△郵局車又輾過不明物，特寫車體側邊的「卡社郵局」四個字晃動的感覺。

場：十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車行在顛簸的山路中。

△車子右邊貼著山壁，飛快的倒退，另一邊則是反射著耀眼金光的溪水。

△走著走著，開車的小金突然皺起眉來。

海樹浪：怎麼了？

△小金用下巴指了指車窗外。

△海樹浪朝窗外看，原本茂密的樹林變成光禿一片，光禿的山坡上還停了一台怪手。

△山壁不斷有落石掉落，且整條山路揚起大片塵土。

小金：你知道怪手與部落之間的關係嗎？

△海樹浪搖搖頭。

小金：每開進來一輛怪手，就代表又有三十個部落的人離開了。

海樹浪：你怎麼知道？

小金：我數過。

海樹浪：你怎麼數的？

小金：一個一個數的。(頓了一下，補充說)一個名字、一個名字，數的。

海樹浪：(OS) 小金說他考上公家機關鐵飯碗那年，許多像塔桑妮一樣的年輕人早已離開熟悉的卡社溪，到外地工作。找不到工作的，就到更遠的地方尋找，部落漸漸變得不如從前踏實，彷彿只要溪裡的河水一暴漲，部落就會被湍急的水流吞食，沖往不知名的地方。

海樹浪：你為什麼會選擇留在山裡？

小金：(大笑) 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不想輸給這條溪吧。

△海樹浪轉頭看著窗外的卡社溪，溪水湍急濁黃，明顯挾帶大量泥砂。

海樹浪：(OS) 剛來這裡的時候，我總是靜靜的聽，聽小金說這裡的傳統，也聽這裡每一個人的故事。

小金：(尖叫) 啊——

△小金緊急煞車。

△一隻小松鼠瞪著無邪的大眼，呆立在車前。

小金：差一點就……



△松鼠驚慌地朝山上奔逃。

△山壁太禿，松鼠怎麼爬就是爬不上去。幾次滑落之後，不小心掉進溪谷裡，隨即被挾帶泥沙的溪流捲走。

場：十一

景：籬笆小木屋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猴子

小金：（大叫）第一站到囉。

△郵局車停在一間用籬笆隔起來的小木屋前。

△海樹浪從後座拿出一個包裹。

△小金朝屋子按了兩聲喇叭。

△沒有回應。

△小金又按了兩聲喇叭。

△突然，一隻猴子從小木屋的某個角落蹦了出來。

△猴子跳上車，大喇喇地坐在小金和海樹浪中間。

小金：（對著猴子）老板不在家啊？

猴子：嘰嘰嘰嘰……

△海樹浪笑著推開車門，拿著包裹下車。

△海樹浪翻過籬笆，直接繞到屋子後頭。

△海樹浪技巧地推開窗戶，伸手進屋子，從牆壁上摸出一個紅色絨布袋。

△打開絨布袋，海樹浪從裡頭拿出一顆印章。

△按了按印泥，印章在收件欄上蓋下一個名字。

△特寫收件欄上的紅色名字：「哈那」。

△海樹浪把絨布袋放束好，擺放回原位。

△海樹浪熟練地將包裹往屋頂上拋。

△一個完美的小拋物線之後，包裹正面朝上，穩穩當當地落在屋頂上。

場：十二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猴子

△郵局車繼續前行。

△海樹浪撕下印有「哈那」的單子，放進一個透明的小盒子。

△海樹浪搖一搖手上的透明盒子，盒子裡只有一張收件單。

場：十三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一個轉彎，前面出現一個揹著竹簍的女子（撒雅）對著緩緩駛來的郵局車招手。

小金：（大叫一聲）十點囉。

△海樹浪看一看手錶，手錶上正好指著十點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第二站到了，這一站和上一站一樣，只有一個人，但意義完全不同。

△車子後座躺著一隻打呼的猴子。

海樹浪：（看著撒雅）撒雅總是比我們準時。

小金：（瞄著眼看太陽）人會懶掉，手錶會壞掉，但從來沒有聽說過太陽會遲到。

場：十四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郵局車後座，撒雅溫柔地反覆撫摸猴子的肚子，猴子舒服地伸展四肢。

海樹浪：（轉頭對撒雅說）牠叫「陳先生」，是哈那的伙計。哈那住院了，他的腳被獸鋏咬到了。

△海樹浪抓著自己的腳，露出扭曲的表情來。

INS 場：十五

景：醫院

時：同第二場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傷患（哈那）

△特寫病人哈那扭曲的面容。

哈那：（抓著小金的手）陳先生就拜託你了。

小金：（點點頭）嗯。

場：十六

景：山路

時：續十四場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海樹浪：陳先生就是嘰嘰嘰嘰。

△海樹浪邊說，邊學猴子抓癢。

△撒雅聽完海樹浪的話後，比起手語來。

△看不懂手語的海樹浪轉頭向小金求助。

△小金回過頭來看著撒雅，撒雅又重新比了一次。

小金：（笑著說）撒雅說你學猴子很像。

場：十七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撒雅下車，但她手上明顯多了幾封信和包裹。

△揮揮手道別之後，撒雅朝沒有路的草叢裡走去。

小金：不知道是我們每天來載送撒雅一程，還是她日日來幫我們送信。

△海樹浪愣愣地望著撒雅離去的背影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我有時會想，那些長得比人還高的草叢後面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，或者草叢後面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撒雅一個人孤孤單單地住在那兒？

場：十八

景：山崖的眺望平台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猴子、達曼、老黃狗、部落族人以及小孩

△一群布農族小朋友相互擠來擠去。

△鏡頭拉開，原來他們站在山崖的眺望平台上，嘻嘻哈哈不時向下眺望。

小男孩：（興奮）看到了，今天我第一！

孩子們：（回頭齊聲大喊）國大斯——，快點！陳先生他們來了！快點！

△整座山迴盪著孩子的叫喊聲。

場：十九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S E：孩子們的笑聲。

△郵局車繼續前行中。

△聽到笑聲的小金也跟著笑了，一連按了兩聲喇叭。

小金：（驕傲神情）像瀑布一樣宏亮呢！

場：二十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達曼、  
部落族人以及小孩

S E：郵局車的喇叭聲。

小金：（大叫一聲）第三站阿魯桑社到囉。

△原本坐在一起聊天的大人們紛紛站了起來。

△沾滿塵土的郵局車緩緩駛進阿魯桑。

△布農族老人，一個個赤著腳、背著竹簍，有的牽著孩子，  
有的提著茶水，笑著朝郵局車走來。

△走在最前頭的老人身穿暗褐色的紅衣，手拿包裹和一把  
彈弓。身後跟著一條步伐緩慢的老黃狗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他就是塔桑妮的父親，達曼。

達曼：平安！路還好走吧？

小金：平安！達曼，那些路像百步蛇一樣滑溜，但絕難不倒

我們。

△整個部落瀰漫著大量的風沙。

△達曼咧著嘴笑，一陣風沙吹進他的嘴裡，達曼趕緊將嘴閉上。

△郵局車熄火停在路邊。

△車子一停，原本動作遲緩的老黃狗突然敏捷地衝向前來，對著車上的猴子狂吠。

△猴子也對老黃狗齜牙咧嘴。

△達曼和小金臉上堆滿笑意地拉開老黃狗和猴子。

達曼：（看著猴子）是那個老頑固哈那的死猴子？

小金：（看著老黃狗）是那個老頑童達曼的賴皮狗？

達曼：（大笑）看來哈那有傳人了。

△海樹浪邊打開車窗櫃臺，幫部落族人辦理郵政事務，邊聽著達曼和小金的對話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小金說達曼和哈那這兩個頑固的老人曾經舉行過一次比賽。

INS 場：二十一

景：草原

時：日

人：達曼、哈那、猴子、狗、  
原住民若干

△草地上劃了一條線，線的前面是兩雙沾滿泥巴的赤腳。

△鏡頭往上拉，其中一雙腳是達曼的，他的手上拿著獵槍，身旁站著一隻狗。另一雙腳是哈那的，他的左肩挽

著弓箭，右肩蹲坐著一隻小猴子。

△達曼和哈那的身後圍滿了觀眾。

S E：砰——

△達曼和哈那兩人往不同的方向奔去。

INS 場：二十二

景：草原

時：黃昏

人：達曼、哈那、猴子、狗

△太陽即將要下山了。

△遠遠的，達曼和狗的身影出現在草原的盡頭。

△特寫達曼得意的表情，鏡頭下移，他的手上提著兩隻兔子。

原住民甲：(大叫) 達曼回來了。

△朝鏡頭走來的達曼，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。

△哈那坐在原地喝酒，他的身旁躺著一隻山羊。

哈那：(大聲說道) 一隻死山羊抵得過三十隻活兔子。

INS 場：二十三

景：草原

時：日

人：達曼、哈那、原住民若干

△達曼手拿著獵槍，哈那肩挽著弓箭，兩個人打著赤腳站在同一條線前面，但他們身後已經沒有圍觀的群眾了。  
只有一條狗和一隻猴子彼此追逐著。

S E：砰——

△達曼和哈那兩人往不同的方向奔去。

海樹浪：(OS) 大家本來都以爲比賽結束了，結果沒有，不服輸的達曼怪罪昨天下雨，所以獵槍受潮不靈光。從此他們兩個老頑固每年都比賽一次。輸的人就怪罪天氣、怪罪猴子、狗、怪罪每一樣他們還沒怪罪過的東西，然後約定明年再來一次公正的比賽。

場：二十四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續二十場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達曼、  
部落族人以及小孩

△熱情的居民倒了兩杯熱茶以及配茶的野蛇莓，送到櫃臺前。

△海樹浪挑了一顆蛇莓吃，邊吃邊吐出許多泥沙。

△達曼將手上的包裹遞給小金。

小金：寄東西給塔桑妮？

達曼：(點點頭) 這次我做了很多弓琴，也許塔桑妮能賣個好價錢。

△達曼露出缺了門牙的嘴，得意地笑著。

△(特寫) 包裹上沒有塔桑妮的住址，只有「塔桑妮」三個字，以及弓琴的簡單圖示。

△達曼拉緊身上暗褐色的紅衣，不讓風胡亂拉扯。

海樹浪：(OS) 達曼不知道寄東西給女兒需要地址，他以爲只要將包裹交給小金，小金便會熱情地幫他拿給塔桑妮。不爲別的，只因爲小金也是布農族的一員。



達曼：（朝海樹浪）這個，送你。

△達曼手上拿著一把自製的彈弓。

△猴子一看到達曼，就像看到仇人一樣，又齜牙又咧嘴，  
但卻只敢躲在海樹浪身後。

△達曼不以為意，還刻意拿彈弓嚇嚇猴子。

達曼：（拉拉弓）自己做的，堅固得可以打下一頭小鹿。

△達曼瞄準遠方，用力拉著自製彈弓，鏡頭隨著達曼的  
P.O.V 看出，橡皮筋啪嗒一聲猛力彈出去，射出。

INS 場：二十五

景：深山獵場

時：日（回憶）

人：達曼

△鏡頭隨著達曼的槍管射出，射中一隻小鹿。

△小鹿一邊哀嚎，一邊掙扎奔逃。

△達曼快速在深林裡穿梭，獵狗也在一旁追趕著。

△奔跑中的達曼再次舉槍瞄準，扣扳機。

△子彈射中小鹿腦袋，小鹿應聲倒下。

INS 場：二十六

景：達曼家

時：夜（回憶）

人：達曼、塔桑妮

△達曼背著四肢被綑綁的小鹿回家。

△（遠景）看不清面容的女子（塔桑妮）站在家門口，靜  
靜等待達曼歸來。

△（遠景）塔桑妮的裙襬隨風飄揚。

INS 場：二十七

景：旅館

時：夜（回憶）

人：男子（海樹浪）、  
女子（塔桑妮）

△凌亂的床上，男子從後面抱住一名皮膚黝黑、裸著身子的女子（塔桑妮）。

△塔桑妮始終背對著鏡頭。

男子（在女子耳畔輕聲吹氣）：妳叫什麼名字？

女子：（輕輕呵笑）你不知道我們的名字都是隨便亂取的嗎？

男子：我知道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覺得妳不會騙我。

△女子聽了之後，身子輕輕顫了一下。

女子：（頓了一下）叫我塔桑妮吧。

男子：（發不太出音）塔・桑・妮。

女子：對，塔桑妮。

男子：這個名字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？

女子：沒有。

男子：（OS）後來，不知道從哪來的印象，我就一直把「塔桑妮」這個名字自動翻譯成「背對著太陽的花朵」。

男子：可以幫我取一個你們族人的名字嗎？

女子：（噗哧一笑）你真怪。

男子：我是認真的。

女子：好吧，那我就叫你……叫你「海樹浪」好了。

男子：海・樹・浪～

女子：像海浪一樣漂泊的樹。

場：二十八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續二十四場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達曼、馬  
玉花、部落族人以及小孩

馬玉花：海樹浪、海樹浪……

△海樹浪望著達曼以及他的老黃狗離去的背影發呆。

海樹浪：(回過神來) 怎麼了？

△馬玉花提著一袋蕃薯，從窗口扔了進來。

馬玉花：你好像聽不太懂自己的名字呢？

△特寫老婦的臉。老婦的臉頰兩腮刺有「刺嘴箍」黥面。

海樹浪：(OS) 這個熱情的婦人叫馬玉花，因為她的臉，來這裡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記住她了。

馬玉花：還有這個。

△馬玉花將存簿遞進窗口。

△猴子搶在海樹浪前面，接過存簿，然後再轉交給海樹浪。

△海樹浪接過存簿，然後摸摸猴子的頭。

馬玉花：吃蕃薯，順便幫我看看有沒有錢？

△馬玉花的小孫子屢屢想踮著輪胎，爬進車窗和猴子玩，但每次都被馬玉花拉了下來。

馬玉花：(斥責) 不乖就回去。

△海樹浪從口袋裡掏出一顆情人糖塞給馬玉花的小孫子。

海樹浪：（假裝很嚴肅）現在是上班時間，所以陳先生不能跟你玩喔。

△海樹浪邊忍住笑，邊拿起馬玉花的存簿滑過刷簿機。

△

△

△

小孫子：小金、海樹浪。

△馬玉花的小孫子指著海樹浪叫小金，指著小金叫海樹浪。

馬玉花：不對不對，他叫海樹浪，他才是小金。

△馬玉花的小孫子還是指著海樹浪叫小金，指著小金叫海樹浪。

馬玉花：（放棄了）你們的名字好像在跟我們開玩笑罷，難怪小孩子會搞不清楚。怎麼會好好一個原住民取了一個平地人的名字，而平地人卻叫我們布農族人的名字罷。

△坐在前座的海樹浪和小金兩人相視而笑。

△馬玉花一手牽著小孫子，一手向海樹浪和小金揮別。

馬玉花：（大喊）我明天再來刷。

△海樹浪看著後照鏡中越來越遠的馬玉花和小孫子，然後回頭看了一眼刷簿機，嘆了一口氣。

海樹浪：第四天了，我真怕馬玉花一直刷不到錢。

小金：我怕我們連馬玉花刷不刷得到錢都看不到了。

△海樹浪吃驚的看著小金。

小金：（直視著正前方）公文下來了。

△海樹浪頹喪的閉上眼睛，躺回座椅。

場：二十九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△郵局車繼續前行。

△小金專心地開著車，海樹浪在一旁陪猴子玩。

海樹浪：如果這條郵路沒了，你要去哪裡？

小金：（直視正前方）可能就不當郵差了吧，因為我只想為自己的族人送信。那你呢？

△小金轉頭看海樹浪。

△海樹浪把郵差的帽子戴在猴子頭上。

海樹浪：（問猴子）如果這條郵路沒了，你要去哪裡？

場：三十

景：某郵局辦公室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支局長、氣象播報員

△支局長氣定神閒地坐在茶具前，泡茶喝茶。

△海樹浪和小金侷促不安地站在支局長前面。

△支局長身後的電視正在播報氣象。

氣象播報員：距離台灣二千四百公里的東南海域，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在今天中午十二點半轉成輕度颱風，它的名字叫凱特，是今年的第十四號颱風。

支局長：(回頭看了一眼電視)奇怪，今年颱風怎麼這麼多？

△支局長仰起臉看一眼海樹浪和小金後，又繼續泡他的茶，喝他的茶。許久之後，才嘆了一口氣。

支局長：唉，這條郵路是廢定了。

小金：局長，還有其他辦法嗎？

支局長：我也不希望這條郵路廢掉啊，這是全台灣僅剩的一條流動郵局路線。

海樹浪：如果流動郵局沒了，那部落的人怎麼辦？

支局長：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你想想看，一輛車兩個人，一天卻送不到十封信。

海樹浪：可是山上的一封信抵得過平地的一百封信。

△支局長推推眼鏡，抬起頭看著海樹浪。

支局長：喔？我很好奇你是怎麼算的？

△遠景，海樹浪和小金仍在據理力爭。

場：三十一

景：郵局外街道

時：黃昏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郵差

△小金在前，海樹浪在後，兩人頹喪地從郵局辦公室走出來。

△失神的海樹浪和一個行色匆匆的郵差擦身而過。

△郵差身上的信件掉落一地，他匆匆地撿起後又匆匆地走了。

△海樹浪盯著地上一封信忘了撿走的信許久。

△信被風吹得不停往前翻滾，終至看不見爲止。

△街道盡頭，即將落下的太陽紅得不像話。

△風一陣一陣地吹，颱風來襲的前奏。

場：三十二

景：小酒館

時：夜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△小金和海樹浪在小酒館裡喝著悶酒。

△海樹浪望著自己的酒杯發呆。

INS 場：三十三

景：酒吧

時：日（回憶）

人：海樹浪、塔桑妮

△塔桑妮望著自己的酒杯發呆。

海樹浪：你在想什麼？

塔桑妮：我在想如果我不是在這裡，我會在哪裡？

△海樹浪不知道該說什麼地喝了一杯酒。

塔桑妮：我以前很想當一名山上的郵差，因為他們總是不遠千里、不求任何報償地帶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。

場：三十四

景：小酒館

時：續三十二場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小金：你在想什麼？

海樹浪：我在想「山上的一封信抵得過平地的一百封信」。

△隔桌，一對年輕男女正在用手機拍照。

△年輕男孩追著年輕女孩拍照時，不小心撞倒了小金的酒杯。

△小金扶起灑落滿桌的酒杯，年輕男女卻渾若未覺地離去。

△看著男孩女孩離去的背影，海樹浪突然站了起來。

海樹浪：我們去把他們全部拍下來吧！

場：三十五

景：海樹浪的家

時：夜

人：海樹浪、原住民妓女

△一片闐黑。

S E：鑰匙轉孔的聲音。

△門被推開。

△一隻手按了開關，屋子亮了起來。

△海樹浪走到屋子角落，打開一個箱子，從裡面拿出攝影機。

△特寫攝影機旁邊的幾卷錄影帶，其中一卷上面貼著「塔桑妮」三個字。

△海樹浪頓了一下，拿起貼有塔桑妮標籤的錄影帶。

△海樹浪將帶子放進攝影機裡。

△攝影機上的視窗出現搖晃的影像。

INS 場：三十六

景：酒吧

時：日（回憶）

人：海樹浪、塔桑妮



△海樹浪拿攝影機拍塔桑妮的背影。

△塔桑妮察覺之後，甩手把攝影機給揮掉。

塔桑妮：不要拍我。

場：三十七

景：海樹浪的家

時：續三十五場

人：海樹浪、塔桑妮

△海樹浪打開電視，然後把「塔桑妮」錄影帶放進錄影機裡。

△電視裡的塔桑妮轉過頭來，甩手把攝影機給揮掉。

△一句「不要拍我」之後，電視上便是沙沙沙一片空白。

△電視畫面停格在塔桑妮半張臉正要轉頭過來的瞬間。

△海樹浪反覆播放「塔桑妮」錄影帶。

場：三十八

景：郵局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郵務人員

△海樹浪將郵局存簿及轉帳單遞給櫃檯人員。

海樹浪：麻煩幫我轉帳。

△等待轉帳的空檔，海樹浪望著放在一旁展示的流動郵局模型車出神。

櫃檯人員：先生要買一輛嗎？這叫「流動郵局車」，全台灣目前只有一輛，不過再過不久恐怕就沒有了。

△海樹浪心有所感地把流動郵局車模型拿起來把玩。

場：三十九

景：層疊山巒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

△ 遠景。層疊山巒瀰漫在煙霧裊裊的雲氣中，鳥兒的啼叫聲不若平常悠閒，像在催促警告些什麼，空氣中有股不尋常的水分子氣味。

S E：淡入湍急的水流聲。

△ 順著山勢，湍急的水流在河道轉彎處激起一道又一道的水花。

△ 透過葉縫看出去，陰陰的，不見一絲陽光。

△ 霧氣後方，緩緩駛來一輛郵局車。

△ 流動郵局車悠悠緩緩沿著河水朝山中行駛。

△ 特寫郵局車側邊的「卡社郵局」幾個字。

△ 郵局車內，海樹浪的右半邊臉入鏡，神情專注的開著車。

△ 和平常不同的是海樹浪的座位旁邊多了一台攝影機。

△ 海樹浪低頭瞄了眼手錶，時間是早上七點。

△ 海樹浪抬頭看了一眼天空，太陽被掩在雲裡。

△ 海樹浪停下郵局車，腋下夾著一本畫冊走下車來。

△ 海樹浪坐在溪前的一顆石頭上，翻起畫冊來，洶湧的溪水不停濺打到他的鞋子和褲管上。

△ 畫冊裡是一張又一張看不見臉孔的女子。

海樹浪：(OS) 說來恐怕沒有人會相信，對於一個自己最愛的女人竟然會完全記不起她的長相。

INS 場：四十

景：旅館

時：夜

人：海樹浪、塔桑妮

海樹浪：妳爲什麼老是背對著我？

塔桑妮：因爲我不想讓妳記住我。

△海樹浪將她的臉抬起來。

△女子的臉孔被海樹浪的背影擋住看不見。

海樹浪：（笑著搖搖頭）我會把妳的張臉給永遠記下來。

場：四十一

景：簡陋小屋（小金家）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△小金早早就著裝完畢，在門前做體操，等候郵局車的到來。

△海樹浪邊拍著小金，邊在攝影機旁唸著旁白。

海樹浪：（OS）他是我的伙夥小金，一個道地的布農族人。

小金：（靦腆）不用拍我啦。

場：四十二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緩慢車行中，小金和海樹浪在擁擠的前座互換座位。

場：四十三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海樹浪邊拍著流動的風景，邊在攝影機旁唸著旁白。

海樹浪：(OS) 我們每天六個據點，開著郵局車的小金和我穿梭在卡社溪沿岸的每個布農的小部落。簡單說，我們將平地的郵局變成一台車，來往地形偏僻多坍方的卡社溪沿岸，幫忙交通不便的部落存錢、寄信。

△海樹浪的攝影機停在山邊幾台不停挖掘的挖土機上時，突然無言了。

場：四十四

景：籬笆小木屋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猴子、哈那

小金：(大叫) 第一站到囉。

△郵局車停在山腳下的一間用籬笆隔起來的小木屋前。

△海樹浪從後座拿出一個包裹，小金瞥了一眼包裹上的名字後，朝屋子按了兩聲喇叭。

△沒有回應。

△小金又按了兩聲喇叭。

△沒有回應。

△突然，一隻猴子從小木屋的某個角落蹦了出來。

△海樹浪急忙抓起攝影機對準猴子。

小金：陳先生早啊。

猴子：嘰嘰嘰嘰……

△陳先生跳上小金的肩膀。

海樹浪：(OS) 你沒有聽錯，牠的名字就叫「陳先生」，耳東

陳的陳，是這棟小木屋的主人哈那的猴子，哈那的腳受傷住院了。所以，最近陳先生都跟我和小金一起去送信。

△小金拿著包裹下車，翻過籬笆，繞到屋子後頭。

△海樹浪手拿攝影機，一路跟拍小金。

△小金伸手探進屋子的窗戶，摸出一個紅色絨布袋。

△打開絨布袋，小金從裡頭拿出一顆印章。

△按了按印泥，印章在收件欄上蓋下一個名字。

△特寫收件欄上的紅色名字：「哈那」。

△小金把絨布袋放束好，放回原位。

△小金正準備將包裹拋上屋頂時，突然頓了一下，想起什麼似的，抬頭看了一眼天空。

△從樹縫中看出去的天空，陰陰的，暴雨的前兆。

△小金從後褲口袋裡抽出一個透明塑膠袋。

△一連套上兩個塑膠袋後，小金將包裹拋到屋頂上去。

海樹浪：（手拿攝影機 OS）只要哈那不在家，他就會把印章藏在一個只有我們知道的地方，然後我們只要把他的信件或包裹拋到屋頂上就可以了。對了，在可能下雨的日子，我們會幫他的包裹套上一個塑膠袋，但今天例外，小金幫他套了兩個。

△沒有預警的，原本蹲坐在小金肩膀上的猴子突然跳了下來，一蹦兩蹦，跳上屋頂去，把包裹拿了下來。

△猴子把包裹遞給小金。

△小金把包裹拿起來反覆檢查。

小金：陳先生怎麼啦？包裹好好的呀！

猴子：嘰嘰嘰嘰……

△猴子指指天空，又指指小木屋。

小金：（看看天空，摸摸猴子的頭）果然是個好郵差，知道颱風來了，要多包幾層。

△小金將包裹套上第三層塑膠袋後，又將包裹拋到屋頂上去。

△沒想到猴子又跳上去，把包裹拿了下來。

小金：（不解）陳先生你吃錯藥啦？

猴子：（指著小木屋）嘰嘰嘰嘰……

△這時，木屋的門突然打開，哈那拄著拐杖出來了。

INS 場：四十五	景：草原
時：日	人：哈那、小金

海樹浪：（OS）小金說，哈那是個神奇的老人。

△哈那單腳跪地，持箭拉弓，把箭對準空中的太陽。

△哈那的背後是小金，他也學哈那，單腳跪地，持箭拉弓，把箭對準空中的太陽。

△順著箭的方向仰臉望去，強烈的太陽光，螫得小金張不開眼睛。

△小金本能地用手掌遮住強光。

哈那：適應了嗎？

小金：適應什麼？

哈那：適應太陽了嗎？

小金：喔！

△小金點點頭。

哈那：適應太陽之後，就可以把箭瞄準獵物了。

△哈那將箭頭下移，對準正前方。

哈那：（大喝一聲）放。

△哈那的箭挾著風聲，咻地向前飛去。

△小金的箭軟弱無力，一下子就墜地了。

△哈那努努下巴，示意小金去把箭撿回來。

△小金氣喘吁吁地把箭交給哈那。

哈那：來，重頭再做一遍。

△小金單腳跪地，吃力地拉弓，將箭對準空中的太陽。

△小金一陣暈眩，趕緊將箭下移，瞄準正前方。

小金：爲什麼要分兩段式？

哈那：兩個理由，你要聽祖靈的？還是我的？

小金：（遲疑了一下）祖靈的。

哈那：我們的祖靈說，先把箭出其不意地對準太陽，是想嚇嚇這個氣焰高張的傢伙，好讓它眨一下眼睛，然後趁太陽的眼睛還來不及張開的時候，趕緊把箭頭瞄準獵物，因爲這時候獵物的眼睛是瞎的。

小金：不會吧！那你的呢？

哈那：（笑了笑）我是怕你還沒準備好，箭就偷偷地溜了出去。那等於警告獵物：快逃，有人來了。

△遠景，小金反覆練習兩段式拉弓。

INS 場：四十六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郵局車繼續前行。

△開車的小金假裝拉弓，瞄準太陽。

△小金大喝一聲「放」，並同時按了一下喇叭。

S E：叭——

海樹浪：弓箭？爲什麼不用槍就好了？

小金：兩個理由，你要聽我們祖靈的？還是哈那的？

海樹浪：你們祖靈的。

INS 場：四十七

景：草原

時：日

人：哈那、小金

哈那：用弓箭打獵代表一種敬意。

小金：怎麼說？

哈那：用槍打獵，那麼即使是這個世界上最靈敏、最聰明的動物也活不了命。如果用弓箭的話，那就各憑本事了。

小金：可是……那……

哈那：讓最靈敏、最聰明的動物活下來，那是獵人對土地最起碼的尊敬。

INS 場：四十八

景：草原

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

海樹浪：那哈那的說法呢？

小金：哈那的啊……哈那說，因為槍管握起來冰的嚇人。

海樹浪：這是什麼理由啊？

小金：我猜是他以前吃過悶虧。

海樹浪：什麼悶虧？

小金：……

△郵局車遠去的背影。

△聲音漸淡，終至聽不見兩人的對話聲音。

場：四十九

景：山路

時：續四十四場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哈那、猴子

△郵局車繼續前行。

△哈那坐在車子後座，手拿拐杖和猴子玩拔河。

小金：（從後視鏡看哈那）你怎麼這麼快就出院了？

哈那：哪裡快？已經兩個星期了，我們陳先生都學會送信了。

△哈那摸摸猴子的頭。

海樹浪：（轉過頭來）哈那，小金說你死都不肯碰槍是因為你曾經……

△海樹浪湊近哈那的耳朵，輕聲地說。

海樹浪：這是真的嗎？

哈那：（哈哈大笑）小金，我記得我不是這麼說的吧，我說的是：槍這種東西握起來太涼、太邪！你可別害我的英雄形

象蒙上陰影。

△眾人哈哈大笑。

海樹浪：對了，哈那，這種鬼天氣你要去哪裡？

哈那：我要去把那些該死的獸鋏統統找出來。

小金：別去了吧，你的腳又還沒好，而且颱風就要來了。

哈那：我就是趁颱風來之前把獸鋏找到，不然颱風一來，下起大雨，獸鋏就會亂跑，變成埋在地底的不定時炸彈了。

場：五十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哈那、猴子

△哈那拄著拐杖下車，離去。

小金：(對著哈那背影大喊)哈那，陳先生不跟你一起去嗎？

△哈那背對著小金，揮揮手。

哈那：不了、不了，陳先生喜歡送信，就讓牠跟著你們去吧。

況且今天是最後一天了，是吧？

△小金和海樹浪愣了一下。

海樹浪：哈那怎麼知道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上山。

小金：可能是山下醫院裡的人跟哈那講的吧！

△哈那的背影消失在山林中。

場：五十一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一個轉彎，前面出現一個揹著竹簍的女子對著緩緩駛來

的郵局車招手。

小金：（大叫一聲）十點囉。

海樹浪：（跟著大喊）第二站到了。

△海樹浪將攝影機對準自己的手錶，手錶上指著十點鐘。

△海樹浪抬頭看一整天都被掩在雲後的太陽。

海樹浪：（手拿攝影機 OS）撒雅總是比我們準時，而且似乎也比太陽準時。

△撒雅爬上郵局車後座，看到前座的海樹浪正拍著她，撒雅顯得很不好意思。

海樹浪：（手拿攝影機 OS）撒雅每天天還沒亮就揹著一大簍的作物到山下賣，不管有沒有賣完，十點鐘的時候，她一定會準時出現在這個地方等我們。

△特寫撒雅的竹簍裡還有很多沒賣完的作物。

海樹浪：（手拿攝影機 OS）撒雅是來幫她的族人送信、領信的。撒雅住的那個小聚落沒有足夠車子上去的路，所以她成了他們部落的郵差。

△小金拿了幾封信給撒雅。

△猴子嘰嘰叫，生氣地把信搶過來。

小金：（無奈苦笑）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搶了你的工作。

△猴子學小金把信遞給撒雅。

海樹浪（手拿攝影機 OS）：撒雅，妳為什麼會這麼準時，小金說妳是看太陽的，但今天沒有太陽啊？

△撒雅羞赧地比了比手語。

小金：撒雅說，有太陽的時候就看太陽，沒有太陽的時候，就比心裡的太陽早一點到。

場：五十二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車子繼續前行。

△坐在後座的撒雅，頭靠椅子睡著了。

小金：(轉頭看了撒雅一眼)撒雅是我所見過最安靜的女人。

△海樹浪點點頭。

△小金見海樹浪點頭，反而搖搖頭。

小金：其實撒雅不是啞巴。

△海樹浪一臉錯愕。

INS 場：五十三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警察、少年小金、原住民小朋友若干

△一群正在路邊嬉戲的原住民小朋友，其中一人是少年小金。

△一輛警車往山上急駛而去。

S E：警笛聲由遠而近，再由近而遠。

△少年小金好奇地望著警車離去的背影。

INS 場：五十四

景：破敗小屋前（撒雅家）

時：日

人：少女撒雅、撒雅的祖母、  
警察兩名、原住民若干

△手銬正要扣上一雙黝黑細瘦的手。

△一名原住民老婦人（撒雅祖母）衝出來推掉手銬。

△撒雅的祖母用身體擋在少女撒雅之前，不讓警察把她帶走。

△幾名圍觀的原住民上前來幫忙，現場亂成一團。

S E：聽不清楚爭吵內容，只聽得出憤怒的原住民話語。

△一名警察見苗頭不對，抽出腰間的槍，對空鳴槍。

S E：砰——

INS 場：五十五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少女撒雅、撒雅祖母、  
警察、少年小金

△警車啓動警笛，喔咿喔咿地開下山去。

△警車裡的少女撒雅，回頭望著她的祖母，不停地流淚。

△半山腰，警車開過少年小金旁邊。

△少女撒雅和少年小金錯身而過。

△特寫少女撒雅手上的手銬，以及沉默的眼神。

場：五十六

景：山路

時：續五十二場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小金：一年後，撒雅回來了，只是從此沒人聽過撒雅開口說

半句話。

海樹浪：她犯了什麼罪？

小金：（沉默了一下）殺人。她把她的第一個客人殺了。

△海樹浪回頭看了一眼撒雅。

△撒雅的額頭冒汗，神情不安，似乎正在做惡夢。

INS 場：五十七

景：賓館

時：夜

人：少女撒雅、嫖客

△一片漆黑的小房間。

△門打開，少女撒雅被用力推了進來。

△少女撒雅慌慌張張地將門鎖上。

△

△

△

△有人敲門，少女撒雅不應。

△繼續敲門，少女撒雅摀住耳朵。

△突然，門被用力踹開。

△

△

△

S E：激烈反抗、打鬥聲，混雜著甩巴掌，以及東西摔落的聲音。

S E：少女撒雅的尖叫聲。

△

△

△

△ 衣衫不整的少女撒雅躲在角落發抖。

△ 前面，一名裸著身子、趴倒在地的男子，倒在血泊裡。

△ 特寫少女撒雅渙散失焦的眼神。

場：五十八

景：山路

時：續五十六場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撒雅、猴子

△ 撒雅向小金和海樹浪點頭致謝，然後下車。

△ 特寫撒雅溫馴良善的眼神。

△ 撒雅走進比人高的草叢裡去。

海樹浪：（拿起攝影機 OS）如果不是撒雅用腳幫我們把信帶進去，光靠我們這台車是抵達不了的。

△ 海樹浪突然想到什麼似的，急忙把撒雅叫住。

海樹浪：撒雅——

△ 撒雅回頭。

△ 海樹浪放下攝影機，跳下車去。

△ 海樹浪從口袋裡掏出一樣東西。

海樹浪：這個送你。

△ 撒雅拿起海樹浪送她的東西一看，是流動郵局的模型。

海樹浪：嗯……是這樣的，這條郵路從明天起就要被廢掉了，所以今天有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上山，以後我們再也不

能載妳了，妳也不能再幫我們送信了。

△撒雅溫柔的眼神看著海樹浪許久許久。

△海樹浪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

△撒雅突然傾身向前，親了海樹浪的臉頰一下，然後艱難地說出……

撒雅：謝・謝……

△海樹浪愣愣地看著撒雅走進比人高的草叢裡去。

場：五十九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猴子

△車子繼續前進。

△天空開始下起雨來了。

△海樹浪放下攝影機，拔出錄影帶，檢查了一下。

小金：不知道待會兒達曼他們會出來嗎？

海樹浪：我們應該告訴他們今天是郵局車最後一天嗎？

小金：我也不知道。

海樹浪：我一直覺得只要能把這卷錄影帶送到電視台，就能喚起郵局那邊對這條路線的重視。

△雨水越下越大，啪啪地打在郵局車的玻璃上。

△雨水順著郵局車正前方的「郵」字標誌流了下來。

海樹浪：這輛郵局車或許會休息個幾天，但它很快就會又重新上路了。



場：六十

景：布農族阿魯桑社

時：日

人：海樹浪、小金、達曼、猴子、  
狗、部落族人以及小孩

△風雨有越來越強的趨勢。

△達曼石板屋簷下，一排山豬下顎骨風鈴叮噠作響。

△達曼坐在屋前等著郵局車，他的身邊放著一堆自製的手  
工藝品。

△趴在一旁的老黃狗滴著口水，積成一個小水窪。

△老人達曼不時用手順一順老黃狗額頭的鬃毛。

△另一邊，馬玉花牽著孫子焦急地望著。

△除了達曼和馬玉花之外還有兩個抱著嬰兒的婦人。

△

△

△

△郵局車朝他們駛去。

△

△

△

小金：（大叫一聲）第三站阿魯桑社到囉。

△眾人聽到小金洪亮的聲音，紛紛起身，朝郵局車走去。

△沒有人發現攝影機就掛在郵局車前座的後視鏡上。

△眾人如常地寄信、取信。

△達曼將彈弓、弓箭放在郵局車的工作平台。

達曼：(對著小金說)快熬出頭啦，外面的人喜歡我們東西，一把木頭彈弓一百五，一把弓箭一千二，很快大家都會回來，不用到外地工作啦。

小金：嗯。

達曼：到時候就可以回到從前快樂的日子去了。

△小金點了點頭笑笑。

△達曼帶著老黃狗走了。

△另一邊，海樹浪正在幫馬玉花刷存摺。

海樹浪：有了，有了。

△海樹浪急忙將存摺遞給馬玉花。

馬玉花：(指著存簿上的數字)一個零、兩個零、三個零、四個零，一共是……兩萬塊。

△海樹浪看著馬玉花，看著看著，突然帶著笑意，輕輕地吐了一口氣。

馬玉花：(得意)我就說嘛，女兒幫人家做會計，一個月四萬多，怎麼會沒有錢呢。

馬玉花的孫子：媽媽做會計，有錢、有錢！

小金：哇！妳女兒一個月四萬多，比我還能幹！

△馬玉花開心的笑。

小金：妳的女兒真孝順，怕老媽媽颱風天領不到錢心裡難過，特地趕在颱風天之前把錢轉進來。

△小金意有所指地用眼神瞄了一眼海樹浪。

△海樹浪尷尬地笑了笑。

△馬玉花同意地點點頭。

馬玉花：颱風天大家都不用上班，你們這台車還上山來，你們真努力。

小金：沒辦法，我們布農族人就是特別努力，就像你女兒一樣。

△小金持續誇讚馬玉花的女兒。

△馬玉花既興奮又害羞地指著其他族人。

馬玉花：沒有賺很多啦，他們的女兒也在當會計，有的還有六、七萬哩！

△馬玉花指著身旁一位老婦人，她手裡還抱著剛出生的孫女。

馬玉花：還是生女孩好，將來到外地當會計，賺很多錢回來。如果是男孩，將來只能當捆工，賺少少的錢。

△海樹浪回頭看了一眼攝影機，攝影機的紅色錄影燈持續亮著。

△小金摸了摸老婦手裡的嬰孩。

小金：（虔誠）米呼米桑（布農語）。

△小金轉頭對海樹浪說……

小金：時間差不多了，該到下一站喀喀塔西了。

△小金跳上車，將車發動。

△細雨沖刷著光禿的山壁，土石大規模的向下鬆動。

△達曼屋簷下的山豬下顎骨仍在叮咚作響。

△車子緩緩離開阿魯桑社。

場：六十一

景：山間小徑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、猴子

△郵局車子顛顛晃晃。

△山坡上滑落的土石，伴著豪雨，一落又一落地滑進湍急的卡社溪裡。

△海樹浪轉頭，看了眼放在車後，達曼用牛皮紙帶包裝，準備寄給塔桑妮的包裹。

INS 場：六十二

景：小金家

時：同第八場

人：小金

△正準備出門的小金被堆放在門邊，佈滿灰塵的包裹給絆了一下。

小金：唉呀！痛！

△小金低頭，看了一眼包裹，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。

△門「喀嚓」關上，包裹瞬間沒入沒有光的昏暗之中。

△黑暗中，七秒鐘的完全靜默。

△門被推開，小金的一雙赤腳進來找鞋子。

△鞋子就在包裹旁邊。

△小金穿鞋子的時候，特寫包裹上歪歪扭扭的字——「塔桑妮收」（沒有住址）。

△「塔桑妮」三個字旁邊，畫了一個簡單的示意符號——「弓箭」。

場：六十三

景：山間小徑

時：續六十一場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海樹浪：塔桑妮的工作是……

△小金臉色難看，吞了吞口水，猶豫了一會兒。

小金：會計。和馬玉花的女兒一樣，是個可以賺很多的會計。

△海樹浪輕輕也從鼻子裡嘆了口氣。

△海樹浪呆呆的看著後照鏡裡飛逝的景物。

△風雨持續增強。

海樹浪：我們還要上去嗎？

△枯樹、黃土和落石不斷落入卡社溪裡，淹沒。

小金：走吧！搞不好是最後一趟了。

海樹浪：嗯。

場：六十四

景：山間小徑

時：日

人：小金、海樹浪

△風雨中緩緩前行的流動郵局。

海樹浪：對了，你怎麼知道的？

小金：知道什麼？

海樹浪：馬玉花存簿裡的錢。

小金：果然是你轉進去的。

海樹浪：最後一次了，我不想再看到馬玉花失望的眼神。

小金：你知道馬玉花的女兒為什麼遲遲沒有把錢轉進她母親

的戶頭嗎？

△海樹浪搖搖頭。

小金：那是因爲……（欲言又止）馬玉花的女兒被警察抓走了，她現在被關在牢裡。所以我猜錢一定是你轉進去的。

△小金和海樹浪突然都沉默了下來，只剩下不斷拍打窗玻璃的風雨聲，以及猴子規律的打呼聲。

△掛在後視鏡上的攝影機隨著車子不停搖晃，紅色錄影燈始終亮著。

△從攝影機的鏡頭望出去，風強雨大，一片白茫茫的，什麼都看不清。

場：六十五

景：山路

時：日

人：無

△沿著卡社溪，流動郵局顛顛簸簸的，終至完全消失在風雨裡。

場：六十六

景：草屋

時：夜

人：無

△窗外狂風暴雨，強風一陣又一陣地嚎叫。

△床頭的流動郵局車模型，被從窗縫灌進來的強風，吹倒在地，碎成好幾片。

——完